

黄匡宁 / 文图

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就读四年（1987至1991年），提起肯特岗就想到国大，最远是国大医院。学生时代从没想过校园后方还有一座隐秘公园，更没想到浓浓学府气息的宁静山岗，竟然是英军用地与惨烈战役的历史现场。

新加坡沦陷前最后一场战役，即将迎来80周年纪念。对于西班牙让战役（1942年2月13日）我们都略有所知，但我一直都有个错觉，以为战役发生在鸡片山（Bukit Chandu），而我的肯特岗岁月静好。

鸡片山在哪里？除了鸡片山战役纪念馆，地图上早已不用这个旧名。更为人知的是肯特岗，准确的位置是在肯特岗公园的尽头。而纪念馆的地址在必比士路（Pepys Road），从巴西班让路转入蜿蜒小路上山。

从公园到纪念馆，有绿意盎然的空中步道连接，280米步行轻松可达。回到遥远的年代，没有完善步道让你飞跃山丘，沿着山脚公路绕行，从公园入口的维安通道（Vigilante Drive）到必比士路，是整三公里的路程。

不同的高度有不同的距离感，不同的年代也有不同的视角。参观纪念馆对鸡片山与战役背景有了基本认识后，也不妨把目光放大到整个肯特岗，有很大的探索范围，也有更多穿越时空的想象。

跟着黄色天花板走

战役、公园、大学，截然不同的时空概念，同属于这片山岗。翻开地图，肯特岗面积很大，介于亚逸拉惹快速公路（AYE）与巴西班让路之间，西起金文泰路，东至必比士路。国大在西，公园在东，中间以南波那维斯达路（South Buona Vista Road）分开，另有科学园（Science Park）位于肯特岗公园的山下。

穿过国大校园，道路细长，地势起伏，建筑群错落有致，依山势而建。初来乍到迷茫混乱，学长学姐分享诀窍：跟着黄色天花板走。建校时的巧妙设计，以黄色天花板的走廊贯穿整个校园，兼具辨识度与功能性，不怕日晒雨淋也不会迷路。

从山脚下的肯特岗巴士总站进入文学院，跟着黄色天花板一路拾级而上，就能进入整个校区。走廊盘山而建，一路上到最高点，中央图书馆顶楼的中心地带。过天桥是工程学院，继续往下可通往尤索夫伊萨楼（YIH House）、体育中心、理学院等核心建筑。

以路面为依据的话，从金文泰路这一边的肯特岗弯（Kent Ridge Crescent）进入，道路中段转入肯特岗下段（Lower Kent Ridge Road），横向穿过校园，途经体育中心、理学院、国大医院，止于南波那维斯达路。

校园属于开放式格局，没有校门或围墙，不同用途的建筑群与设施，以地势和道路来阻隔。没有设限的空间可以无限扩大，这些年来看到校园摆脱了黄色天花板，超越山岗，跨车流奔涌的宽阔公路，在亚逸拉惹快速公路另一边发展出整片的大学城（UTown），自成一个世界。

我曾到过这里

离校多年，校园不断扩大，变了更多。金文泰路与亚逸拉惹快速公路交接地段，国大文化中



I Was Here, 毕业生的热门拍照地点。



战役、公园、大学，截然不同的时空概念，在曾是英军用地与惨烈战役历史现场的肯特岗交织。曾在国大就读四年的作者重走母校，从现代化的国大校园“穿越”到新加坡沦陷前最后一役西班牙让战役的烽火硝烟，当年读书时的校园样貌鲜活起来，资料上国大与肯特岗历史的平面记载也仿佛立体起来。

宁静山岗上，浓浓学府气息的国大校园。



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外观独特。



杨秀桃音乐学院立面为玻璃幕墙，有形似琴弦的设计。



黄荣庭雕塑《富裕》。

心、杨秀桃音乐学院、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三足鼎立，成为国大校园里最为人知的地标建筑，也是以游客身份游览国大的核心参观点。

新颖堂皇的现代建筑充满设计感，与“黄色天花板”建筑群新旧对照，看到了不同时代面貌。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外观独特，仿佛天外飞来巨石，头角被撬开露出里层的青苔与红土，呼应博物馆主题。馆内展出各种标本，源自莱佛士生物多样性研究博物馆，镇馆之宝是三只巨型恐化石，傲然耸立于展厅中央。

杨秀桃音乐学院立面为玻璃幕墙，由形似琴弦的弓弦架支撑，前方有一个小广场，正对着国大文化中心与国大博物馆。国大博物馆馆藏丰富，包括来自南洋大学的李光前文物馆的藏品，以及雕塑家黄荣庭捐赠的千件作品。

户外各个角落也放置多个雕塑，可以拍照留念。李光前自然历史博物馆前方的《Wallace and Ali》，纪念英国探险家华莱士1854年来到新加坡，以此为据点探索马来群岛。国大文化中心草坪上有一对黄荣庭雕塑《富裕》和《满足》，早期屹立于狮城大厦，也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。大门口显著的《I Was Here》，我曾到过这里，很令

人玩味，也是历届学生拍毕业照的人气热点。

路边不起眼的一角树立两个牌子：肯特岗历史步道（Kent Ridge Heritage Trail），分别介绍国大历史与肯特岗历史，规划出整条步行路线。地图附文字简短叙述了西班牙让战役，前世记忆与现代校园在同一张路线图上显示，顿时穿越时空，突破了多年来对肯特岗的片面认知。

刚刚还站在“*I Was Here*”拍照留念，思索着解说牌上写的：探索个人身份（*I*）、存在感（*Was*）与地方（*Here*）。还在重温着人与地的旧情绵绵，突然一步陷入更久远的年代。在我还没出现的年代，就在眼前这片山岗，发生过腥风血雨。

走过历史现场

多年以后才知道，肯特岗旧名巴西班让岭（Pasir Panjang Ridge），鸡片山是其中的一座山丘。把巴西班让战役和国大校园联系在一起，资料上的平面记载突然立体起来，对肯特岗有完全不同的认识。

二战时期，新加坡沦陷前的最后一场战役就在这里发生。日军从马来西亚一路南下，1942年2月12日傍晚来到巴西班让岭山脚，即今天的国大文化中心一带。

2月13日火力全开，作战前线步步推进，中午时分已攻上山岗最高点270峰。午夜时分，日军已攻下西部山岭（今天的国大），马来军团撤退到山下的The Gap（南波那维斯达路），在226峰（肯特岗公园）顽强对抗。14日一早日军继续发动攻势，从波那维斯达路和巴西班让路同时逼进，马来军团的最后一组兵士在鸡片山上弹尽援绝，壮烈牺牲。2月15日英军投降，新加坡沦陷。

二战结束后，英军继续使用这片山岗。历史步道第一站的Masjid Tentera Di-Raja回教



Masjid Tentera Di-Raja回教堂。

堂，意指皇家军队，由当年为英军服务的回教徒所建，1961年至今屹立于金文泰路一带斜坡上。单层建筑弥漫旧式风情，金色圆顶在绿油油的山头上格外显眼，也是保留至今最显著的英军遗迹。

回教堂对面就是国大工程学院，整片山岗如今已完全被校舍建筑取代。昔日的山岗上散布着英军营房，穿过山岗的主要道路Island View Road，就是今天的肯特岗路（Kent Ridge Road）。地图上看来相当明显，根据路名也是肯特岗的主要道路，实际来到校园却不容易看到，因为地图是平面的，而山岗高低起伏。小路隐身山中，必须在建筑群中拾级而上走到最高点，从中央图书馆顶楼后方通行。



巴西班让路路边的机枪地堡。

细长的山路蜿蜒起伏，肯特岗最高点的270峰就在这条路上。沿着山路居高临下，树丛缝隙间能够放眼西班牙让海面，山下看起来却是丛林掩映，不难想象当年的战略性位置。

历史路线标出270峰有一座英军营岗，沿路走完遍寻不获，应该已经隐身在山头的浓密丛林之中。倒是山脚下另有一座机枪地堡，今天还能看到，位于巴西班让路边，有兴趣的话可以绕过去打卡拍照。

通向广阔天地

肯特岗路走到尽头，有一块石碑，写着山岗在英女王的批示下命名为肯特岗，纪念英国肯特公爵夫人与肯特公爵曾在1952年10月3日到访此地。两人是母



九曲十八弯过了几个弯，大致就来到肯特岗公园的范围。

子，公爵夫人本名玛丽娜公主，儿子是爱德华王子。除了肯特岗，周边也出现了其他的相关地名。石碑上有两个箭头，分别指向玛丽娜山（Marina Hill）和爱德华王子峰（Prince Edward Point）。

左右两边都是山岭，中间纵向穿过的道路称为The Gap，顾名思义就是山岭中间的缝隙。穿山而过的蜿蜒小路就是今天的南波那维斯达路，俗称九曲十八弯。

在校时期从没留意过这座路边石碑，也没想过肯特岗名称由来，但“九曲十八弯”倒是印象深刻。下课后曾无数次搭乘200号巴士，就为了穿过这段清幽公路，摇摇晃晃的巴士左弯右拐，夹道葱葱郁郁，满目绿意，真正体验到旅游不需目的地，路途本身已是一大乐趣。

大学时期参加跑步活动偶尔也会路过这里，从体育中心出发，沿着肯特岗路下段一直来到九曲十八弯，再从巴西班让路绕一大圈回去。九曲十八弯过了几个弯，大致就来到肯特岗公园的范围。这个山峰是原本的226峰，随着肯特公爵夫人的到访改名肯特岗公园。学生时期从山下路过，未曾想过山上是个公园，只知道要上到山顶还需走一段陡峭坡路，没什么好玩，幽静得有点阴森，甚至有灵异传说。

后来肯特岗公园发展起来，设置了二战历史标志。再后来空中步道横空出现，连接两座山峰，步道尽头通往鸡片山战役纪念馆，仿佛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偏僻的小公园一步步走向群众，南部山脊逐段完成，肯特岗公园纳入其中，整十公里的步道连成一气，终于走进大家的视线。

国大以外还有更大的肯特岗，肯特岗之外还有更远的时空。心有多大，天地就有多大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大学四年自我设限，没想过把脚步放开，着实是目光短浅。